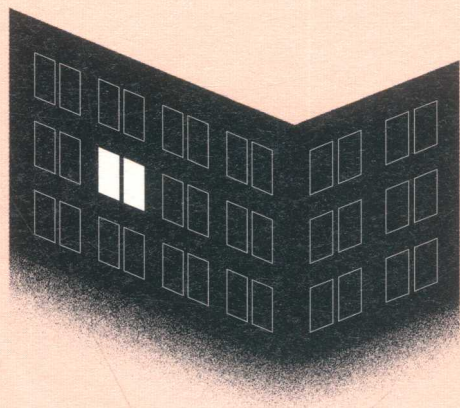


当下 四重奏

刘大任
著



/ 刘大任集 /

报业集团出版社
PAPER GROUP PUBLISHING HOUSE

/ 刘大任集 /

当下四重奏

——
刘大任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DAILY GROUP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高照亮 汪小玲

封面设计：何月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下四重奏 / 刘大任著.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80709-755-6

I. ①当…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0911号

当下四重奏

刘大任 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34 深圳市福田区商报路2号）

北京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6.5

字数：140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978-7-80709-775-6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序

悬崖边的树

——刘大任《当下四重奏》

刘大任是海外左翼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九六〇年，还在台大哲学系就读的刘大任在《笔汇》发表《逃亡》，加入台湾现代文学界，并且参与如《剧场》《文学季刊》编务。一九六六年他赴美深造，转攻现代中国政治史，甚至“学以致用”，成为保卫钓鱼岛运动的关键人物。

这场运动以维护中国领土为号召，实际的动力却来自一群留美学生对“中国”梦土的向往。刘大任侧身其中，不仅中断学业，也有多年难以回到台湾。但真正的代价在于历经保钓的激情与幻灭后，他对自己、对家国再也挥之不去的忧郁与苍凉吧。

这独立苍茫的感触却成为刘大任重新创作的动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刘大任曾短期自我放逐到非洲，“赤道归来”后，他走出神话，发现小说。曾经电光石火的革命情怀一变而为绵密沉郁的笔触。他追记保钓风云（《浮游群落》），怀念父母往事（《晚风习习》），侧写异乡浮光掠影（《秋阳似酒》），风格极为简练，着力却每每深不可测。那场运动以及所代表的乌托邦冲动过去四十多年了，但仍然是萦绕他心怀的底线。抑或是他必须不断重返的前线？也因此，不论题材，每篇文字其实都是他频频攻坚的尝试，每次下笔都是患得患失的出击。

刘大任的作品充满抒情韵味，骨子里自有一股坚厉气质。那是《杜鹃啼血》，是《远方有风雷》，是《枯山水》。没有曾经的风霜，写不出那样的文章。这些年来，中国大陆的种种变迁，对于当年在海外奉献一切的革命者而言，恐怕也有了不胜今昔之感。然而历史最后的嘲弄在于岁月流逝、事过境迁。蓦然回首，老去的刘大任何去何从？

在刘大任最新的小说《当下四重奏》里，一位留美的退休中国史教授就面临类似的考验。这位教授当年参与了保钓，有家难归，日后选择留在美国落地生根。然而他对故国一往情深，几十年的异乡经验哪里能够算数。越到晚年，他越发觉自己的孤独，即使亲如妻子儿女也有了格格不入之感。他唯一的寄托是悉心经营的庭园。然而有一天，妻子儿女竟不动声色地策划搬离他所熟悉的环境……

这似乎是以往留学生文学的“养老版”。刘大任过去的作品也曾触及美国日常生活，但从来没有如此中产阶级过。但也唯其如

此，小说所透露的危机感才更令人触目惊心。当年的豪情壮志安在哉？透过家庭四个人物意识的你来我往，小说交织出教授所面临的危机：文化的差异，代沟的隔阂，渐行渐远的夫妻关系，时不我与的感伤，都让主人翁怅然若失。但是他还有更深的难言之隐：“可是，那块地方，像一个无底洞，无论用什么填，永远填不满。”

读《当下四重奏》不由得我们不觉得此中有人，呼之欲出。退休的教授壮心不已，一心写本“大书”作为对自己的交代。但时间就在花花草草、儿孙琐事中消磨了。当下此刻太平无事，简直就要天长地久起来。然而隐隐之间危机一触即发。我们的教授是解甲归田，还是弃械投降，还是……？故事急转直下，有了令人意外的结局。

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历史的兴废大约不过如此。刘大任俨然要从最平凡的故事里思考大半生的历练。俱往矣，那些呼群保义、革命造反的日子。小说巧妙地引用《水浒传》林冲夜奔的典故，写出苍茫的感触。一晌风雷之后，扑面而来的是“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小说高潮，教授梦中醒来，甚至有了七十回《水浒传》卢俊义惊梦的意思。然而在现实，在当下，就算惊梦，也只是南柯一梦吧。

相对于无所觅处的“中国”，《当下四重奏》最重要的意象是主人翁尽心竭力经营的园艺。海棠芍药、杜鹃鸢尾，当然少不了梅花奇石，仿佛之间河山锦绣化为姹紫嫣红。这里园林与故国的隐喻似乎失之过露，但刘大任也许刻意为之。因为他明白眼前的花草树木不过是繁华的幻象。在异国、在华发丛生的暮年里，他让笔下

主人翁站在自家阳台上，放眼看去，不见花园，“眼前忽然出现悬崖。我发现自己站在大瀑布上方的栏杆边上”；水上浮木看似一动不动，但刹那之间“被水底无形的巨大力量吸引”，几次浮沉，终于“无可挽回，落下悬崖，在轰隆隆的瀑布声里，无影无踪”。

但刘大任可曾“看见”那悬崖边的树？那树不生在花园里，而生在梦想和历史交界的悬崖边。我们想到诗人曾卓（1922—2002）的颂赞：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悬崖边的树》）

曾卓十八岁开始创作，抗战期间加入胡风派左翼的《七月》

阵营。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中曾卓遭受株连，但在极度困蹇的岁月里，他竟然创作不息。《悬崖边的树》写于一九七〇年“文革”中期，那时的刘大任三十而立，正在太平洋的彼岸从事他热火朝天的革命。

多少年后，刘大任终将体认他毕生追逐的不再是主义理想，也不再是故国乡关，而不妨就是那株悬崖边的树。“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在历史的罡风里，在虚无的深渊上，那树兀自生长，寂寞而倔强。悬崖撒手，一切好了。但如果悬崖不撒手呢？就像那树一样，刘大任的“革命后”创作，由此生出。《当下四重奏》的主人翁没有完成心目中的大书；但俯仰之间，刘大任写出了自己的小说。

王德威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

原载台湾印刻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当下四重奏》，此处略有删订。

导读

那团叫做『中国』的心灵死结

刘大任的名字，显然来自《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像是来自名字的预言般，刘大任的一生，虽然不至于“饿其体肤”，还真经历过不少“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事。

在中国大陆出生，少小就随家流离到台湾，在台湾长大，依照当时台湾“优等生”的惯例，接着去了美国留学，进入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在那里，先是遇到了二十世纪最为波涛汹涌的青年反抗运动，然后就在反抗的热情燃烧中，投身进了保钓运动。保钓保住

了钓鱼岛没有交给日本，却保不住刘大任自己的回台之路，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被台湾当局视为“左倾”，列上了黑名单，从此成为一个北美洲土地上的流亡者。

以无国籍的身份，刘大任和一群保钓的朋友进入联合国服务，放弃了柏克利的学位，一度被远派到非洲工作。即使远在非洲，他心中悬念的，仍然是过往，是青年运动，是中国纠结，于是在“非洲南纬四度的热带稀树干草原环境”中，他开笔写他的长篇杰作《浮游群落》，整理自己“浮游”的人生。

“浮游”的种种考验，来自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多重认同危机，什么是“中国人”，如何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段时间中没有了清楚、简单的答案，深深地困扰、折磨了刘大任他们这一代的人。几十年的考验，终于将刘大任锻炼成为一位具备特殊洞见的小说家，“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之后，他痛苦却勇敢地承担起他的“大任”——以文学之笔书写、记录、考掘、深思“中国”与“中国认同”。

一步一步无从逃避地从“中国认同”多重危机风暴中走过来，刘大任取得了相应的多重洞见。他培养出近乎本能的复眼视野，从来不给简单的图像、简单的答案。这样的书写精神，显现在《当代四重奏》书里，就是那“四重奏”的形式，用四个第一人称的自述组构起一部小说。

依照顺序，我们先听到了丈夫（父亲）的声音，然后是儿子磊磊的声音，接着又换女儿晶晶登场，后面还有妻子（母亲）的声音。这四种声音、四种观点在小说中交错出现，或彼此补充或彼此

抵触，交织出一幅因复杂而更显真实力量的家庭图像。

不过，这四个声音显然不是平均分配的。占据最多篇幅的是家中的父亲，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他带有家长的自信，自以为聪明，却一次又一次发现事实并不如自己理所当然想象的，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改变立场和决定。一家四口之中，年纪最大，照理说生命阅历最多的老男人，异于外在形象与内在自我认定，反而是活得最困惑的一个。

他的困惑来自于几十年了，还是没有能找到和“中国认同”之间的稳定关系。全书开头第一段，写移植海棠的过程，是个深刻的隐喻。他从小认识的中国国土形状，被形容像是“一叶秋海棠”，而他，就像是原来的土地上被移植到台湾、又移植到美国的海棠。“原来，海棠所在的定植点，这些年来，水土流失，成了斜坡地。为了找水源，求生存，海棠的须根没太繁生，却让这只被截断的大须根，变成了死里逃生勉强维持的活命线。”

他的家庭，就是由这样一条断掉的大须根勉强维持着的。“找到海棠为生命挣扎的轨迹，问题也就有了合理答案。”有答案，却不会有容易的解决。整部小说就在探索着如何解决，一直到最后，靠着微细活命线支撑着的他，仍然还在奔走寻找着。

书名叫作《当下四重奏》，这“当下”二字带有浓厚的反讽意味。一切的困扰纠结，所有的骚动变化，其实正来自于他无法单纯只活在“当下”。家人的“当下”，到了他身上总是要牵扯上过去的中国、想象的中国、困惑的中国。这一路，他不断和“非当下”的中国搏斗，试图找到从来不在他生命中的“当下”。唯有找回了

“当下”，他才能从种种的羁绊里解脱出来，得到迟来的自由。

小说接近结尾处，和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太太如此感叹地诊断：“他灵魂里面的‘中国’，根本就是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国度。他的病，还不止这个抽象虚拟的国度，他的病，我越来越明白，几乎是宗教都无法救赎的一种精神死结……”

是的，那是一团死结，但读着小说，我们不得不惊心反思：我们自己对于中国的种种意识和看法，现实的或想象的，不纠结吗？打开了吗？

杨照

（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红包	085	等待雷声的下午	011	搬海棠的那天	001
圣诞树	077	了无痕	006		
感恩节	070				
伤筋动骨	062				
动摇国本	054				
悬崖	047				
让我想想	039				
告白	031				
下坡路	024				
扑克	017				

目录

后记	187
再见长城	179
且自由他	171
心事	163
建寨	156
再见棕榈	147
乐园	140
托马斯和他的朋友	132
巡礼	123
人与天	116
土与地	109
春耕	101
电邮上的祖国	093

圆锹一下去，便感觉不对了。离主干大约一英尺半，圆周的直径应该是三英尺。平常，这么大的范围，根系主要部分绝对保全无误，然而，掌握铲柄的两手，分明触及不该有的什么，非石非砂，连泥土都不像，似乎带着水分，像切菜刀断裂萝卜，仿佛饱满滋润的什么活物，给拦腰截断。

这是不可能的，我一时找不到答案。额头有点冷汗。

海棠种下至今，四五年了，虽然每年开花，着花越来越少，枝叶始终不够茂密，主干呢，印象中，也没多少变化，但一直活着。稀疏的花枝，尽管不是好现象，却换了个角度欣赏，就当梅花看吧，虽无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清趣，红蕾含苞待放时，也确实好看。

这株海棠，是从附近家庭式经营的老苗圃买来的。三十多年前，刚搬家到这里不久，便发现，苗圃规模虽小，价钱也不便宜，但那位不像农夫却有点书生气的创办人裴瑞先生，却很可以谈谈。

先后经他介绍，陆陆续续，不知买了多少花木和植材。裴瑞先生近年开始见老了，精力逐年衰退，慢慢放弃了劳动重活，只成天坐在他那满墙图片满桌书刊材料的小房间里，打电话、查资料，一年编写一本目录。他跟我一样，都不太习惯电脑。

这本免费赠送的目录，可不简单，不仅分类精确，而且信息翔实，跟一般苗圃甚至大庄园式苗圃出版的目录比较，毫不逊色，有些特别的品种，居然连亲本渊源和引种过程的历史沿革，都不惜篇幅介绍。因此，读老先生的目录，除了吸收知识之外，还略可测知他的心理活动。这目录终究不只是目录，是老先生多年劳动心血和阅读合成的文章呢。

就因为这个缘故，久而久之，两个人的关系，超越了平常买卖，变成无话不谈的朋友了。

四五年前吧，在目录上读到某海棠品种的血缘中，居然有中国海棠配种的消息，我兴奋不已，找老先生追问。

果然，新品种的植株，远比美国血缘的巨人型海棠花树矮小精致。

这就又要回到差不多二十年前了。

那年春天，在苏州拙政园中，发现一株美艳小巧的花树，问园中老圃才明白，原来美国人称之为“蟹苹果”的花树，中国就叫“海棠”。更因此解开了心头的疑惑：如果“一树梨花压海棠”所写的是高大梨花树下一株草本的“秋海棠”，这个“压”字就难以理解，两者形象相去太远，根本无从感觉彼此造成的紧张。若想象为美国种的海棠花树，那也不成比例，两者大小几乎

相若，谁压谁呢？

这株海棠，当时无花，裴瑞先生却很有把握地说：你放心，保证不会后悔，为了介绍这个新品种，曾特地到配种人园圃参观，看过它成熟的姿态。树形小巧，树冠略似伞状，花、叶虽同时萌发，但因花多而密，几乎见花不见叶，退到中距离观察，满树红蕾浮漾在一片淡绿背景中。枝丫悬挂着花苞粒粒，像玛瑙耳坠，可爱极了……

这么说，怎能不动心呢，虽然标价比一般海棠花树贵了两倍以上，但任何新品种上市都这个规矩，我不是不知道，就准备咬牙付钱了。不料他说：这棵树，免费送你，做个纪念。

那天下午，隔着书报杂志零乱堆叠的书桌，耐心听他的牢骚，终于明白，本应在商言商的老板先生，为什么那么慷慨。

苗圃规模不大，但占地却不下三十英亩，大部分荒着。五十多年前，地产虽不算值钱，但对一个刚从农学院毕业的小伙子而言，还是天价。小伙子有气魄，有计划，决心在这里成家立业。变卖祖产后，一举买下了这片土地。事业固然不如预期，也糊口有余，足够养活一家子人。然而，近十几年来，城市移入人口日增，地价、地税、人工，水涨船高，各种大众消费设施随之而来，家得宝一类大卖场建立了，附设的庭园材料供应店，物虽不美而价廉，外围几十英里范围内，传统家庭式经营的苗圃和花店，无一不受压迫，或挣扎求生，或转行倒闭。

老先生的压力，主要还不在这里。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早就有了盘算，只等老先生闭眼，就接洽开发商，把这片“荒地”，改造成高等花园住宅小区。